



作品创刊 50
ZUOPIN CHUANGKAN
ZHOUNIAN WENXUAN 周年文选

作品

文选

ZUOPIN WENXUAN

名誉主编：陈国凯

主编：廖红球 谢望新

花城出版社





你 的 品

作品创作 50 周年文选

文选

中

ZUOPIN WENXUAN

名誉主编：陈国凯

主编：廖红球 谢望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品文选:《作品》创刊 50 周年文选

廖红球, 谢望新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ISBN 7-5360-4622-7

I. 作 ...

II. ①廖 ... ②谢 ...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 - 中国 -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999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43.125 3 插页

字 数 1,06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622-7/I·3670

定 价 88.00 元 (上、中、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名誉主编：	陈国凯	谢望新
主编：	廖红球	杨克
副主编：	郭玉山	温远辉
编委：	艾云	朱春花
	张鸿	林世斌
	盛可以	欧阳露



广东省作家协会
《作品》创刊50周年文选
(1955-2005)

中 短 散
篇 篇 文
小 小 诗
说 说 歌
论



责任编辑：詹秀敏
封面设计：郑旭彬
设计制作：邓传志
图章篆刻：钟国康

编辑凡例

《作品》文学期刊是建国后创刊最早的文学杂志之一，见证了广东以至中国文坛 50 年的风风雨雨。《作品》杂志历年来刊发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也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为纪念《作品》杂志创刊 50 周年，特编辑出版《〈作品〉创刊 50 周年文选》，作为对刊物 50 年成长史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这部《文选》分上、中、下三卷，共约 110 万字，上卷及中卷为小说，下卷为诗歌、散文、评论。入选作品为 1955 至 2004 年间《作品》杂志上刊发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佳作。

《文选》编选的原则是：

1. 入选作品应突出主旋律，并在社会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获得过全国大奖、省级政府奖、或入选过全国性的权威刊物，或获得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奖项；

2. 入选作品应具有代表性，因为 50 年间有些年份评奖活动很少，则综合考虑选入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

3. 入选作品应该具有较高的艺术或学术价值，同时体现艺术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

4. 由于 50 年来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新时期以前的作品，在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的前提下，个别政治术语会作适当的斟酌和处理；

5. 在入选作品先后排序上，以作品发表的时间先后为依据。

《〈作品〉创刊 50 周年文选》编委会

2005 年 12 月

目 录

轻轻走过·····	范小青	(1)
长相思·····	宗璞	(31)
捉奸·····	邹月照	(43)
阑尾·····	余华	(69)
银河·····	张抗抗	(76)
浅草·····	叶文玲	(108)
凶杀之都·····	叶兆言	(161)
窥浴·····	汪曾祺	(174)
哭泣生涯·····	毕飞宇	(177)
风波·····	谈歌	(184)
树下·····	铁凝	(235)
红鹅·····	刘庆邦	(244)
找打·····	野莽	(256)
甜菜进行曲·····	王立纯	(268)
贞女文氏·····	程贤章	(307)
家庭秘密·····	残雪	(326)
枕上的花朵·····	黄蓓佳	(340)
字典·····	关仁山	(389)
泥巴·····	盛可以	(403)
女儿河·····	谢友鄣	(417)

轻轻走过

范小青

—

南方小城弥漫着潮湿的空气，滴滴答答的小雨不间断地下着，雨季真长，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很久很久，我想我也许早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我的家在小城西南角的某一处，是一座多年前造起来的已经相当旧了的新工房，我住在四楼，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南望，可以看到小城的一处古迹，水陆城门，小城是一座古老的城，所以在城里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些古迹，这对生活在这个小城里的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我也觉得这没有什么，我在这地方生活的时间很长了，我的想法和大家的想法完全一致，当我站在我家阳台上看着那个水陆城门的时候，我并不激动，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虽然有许多导演他们都喜欢水陆城门，如果我写的小说能改编成电影电视，我想也一定会拿水陆城门做一个大背景的，但是古迹并没有使我激动起来，我在这地方每天重复着和前一天相同的日子，我在上午八点钟起床，象征性地吃过早饭，泡一杯茶，我就坐到电脑前开始打字，一直打到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把几份报纸粗



粗地翻一下，一般只看标题，有比较吸引人的就看一看全文，然后我重新换一杯茶，继续打字，我对茶叶的要求比较高，当然在没有好茶喝的时候，喝差一点的茶也没有关系，我打字的速度大概算是比较快的，当然再快也不可能跟上我的思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问过我的一些同样使用电脑的同行，他们好像都不如我打得快，我不知道到底是我比他们更聪明更能干些，还是他们比我更谦虚更有涵养些，其实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样，我每天只管自己的事情，我在家里也不做什么家务，我们家的保姆老太包揽了我们家所有的家务活，另外我丈夫是一个很能主外的人，一切的外交事宜由他去操办，多年实践下来，使我对他的办事能力有了很深刻的了解，我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就这样我在家里被养得很懒很坏，除了对我的儿子我无可奈何地需要尽一点教育的义务以外，别的义务我就不去操心了，从前老是听我的外婆说一句话，叫作油瓶倒了也不扶，我想我现在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说我是安乐命，我想大概真是如此，我真的是很安乐，我每天可以有很多时间写作打字，我和外界的联系也不很多，我从来不主动给人写信，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写在信里寄往远方的，对于别人的来信我一般能够做到有信必复，但是我的回信短小而没有文采并且千篇一律，根据来信的内容分类，大概可以归纳出几种格式。凡是编辑来信约稿的，我就写谢谢您的信任和信赖，我一定争取在某月某日前写好稿子，凡是来信通知用稿的，我就写谢谢您的关心和帮助，请多多指点，再加一句有机会欢迎来我们这地方走走，凡是读者来信，我就写很感谢你的鼓励或者批评，一个作者能得到读者的注意，那是最大的快乐，除此之外，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想我的回信也不一定一无是处，因为我尽量做到谦虚恭敬，礼多人不怪，除了写一些简单的回信，我和外界的联系还有一种途径，那就是我每年离开我住的小城到外面去走一两回，文学界管这种形式叫作笔会，我倒觉得叫什么都无所谓，在这不多的机会中，我能够

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能碰到一些从前认识的朋友，我们到一起到某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去游玩，一路辛苦一路风尘，拍一些照片，回到家把它们洗出来看看，再把一路的情景回味一番，把该寄的照片寄走，这一趟行程也就告一段落，从此朋友间再无联系，我只是从报刊上或者电视里注意到他们的行踪，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已经很满足，也有的时候有客人来看我，和我说说话。我在孤独烦闷的时候也愿意有人来坐坐，但是坐的时间长了些我就有些不耐烦，所以凡是来看我的人他们一般都不会坐很长，一年中剩下的时间我就住在古老而潮湿的小城，每天打字，间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生活平静得老是像要发生些什么事情，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也不发生，渐渐的，我觉得自己开始厌烦我的这种生活，但是我不敢把这种感觉说出来，我甚至连想一想也不敢，我常常责问我自己，你厌烦吗，你厌烦的是什么，你厌烦的是幸福你知道吗，于是我惊吓出一身冷汗来，我连忙了对自己说，我不厌烦，我不敢厌烦，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怯弱的人，但是我拿自己没有办法，我不敢对我的幸福挑战，于是我也就不能寻找新的生活内容，我每天过着和前一天相同的日子，我每天打字，颈椎病越来越严重，从背心开始往上疼，肩膀，脖子，后脑勺，我的头部只要稍稍动一下，离我离得很远的人他们都能听到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咯吧咯吧”作响，我每天只有早晨起来后的一个多小时身心愉快，到上午十点钟以后，就像压上了一个很沉的磨盘，常常有一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除此之外我还有胃病，胆囊病，腰病等等，我从来没有到医院去看过这些病，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继续打字，直打得两臂麻木，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像个劳动模范，也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像个殉教的教徒，更多的时候我简直不敢想一想我到底是谁，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有一种失去自我的恐惧，我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有时候牢骚满腹，有时候心平气和，有时候我笑容可掬，有

时候我脸色铁青,有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有时候我感觉到这世界真是太美好,又有的时候我想这世界怎么这么丑恶,我会忽然为自己的真诚而感动,又突然被自己的虚伪吓一大跳,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看破红尘参悟禅理的老尼姑,有时候我又发现自己是一个浑然不知人生为何物的傻妹子,我或者觉得自己很高尚,也或者感到自己很卑下,我一会把自己打入九层地下,觉得自己坏得不得了,一会又把自己捧上了天,认为自己好得不得了,我对我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病入膏肓,马上就要垮台,有时候我又觉得我仍然是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我甚至也不能对别人有一种公正的评价,我有时候觉得大家都对我很好很好,有的时候却又感觉到大家对我不好,我思前想后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很真诚还是很虚伪,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很成熟了还是很幼稚,我不知道我对自己到底是要求过严还是放得太松,我每天打字,也每天在这种两面世界中审视自己,但是这种审视却从来不曾在我的文章中表现出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我看着滴滴答答永远不停的小雨,我感觉着空气中的湿润,我想我回进屋子我还要继续打字。这是命中注定了的,无法改变,厌烦或者不厌烦都与事无补,我想我这个人已经字写废掉了,但是废了的我仍然要继续打字,我的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朋友不久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应该放一放手中的笔,我说我早就不用笔,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停止写作一段时间,我说多长时间,他毫不犹豫地说,半年,听他的口气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说为什么是半年呢,为什么不是五个月和七个月,他说我不跟你开玩笑,停止半年一定会有好处的,不信你试试看,我说那这半年我做什么事情呢,他仍然毫不犹豫地说,你什么事情也别做,你就在家做做家务,带带孩子,我说我们家的家务有人做,我的孩子每天上学,在家的时间很少,而且在家的时间他都要用来做



功课，不用我带着他，我的朋友说虽然你嘴上这样说，但是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的提议是有想法的，我点头，但是，他又说，你其实不必点头，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我的建议，说这话的时候他笑起来，他完全无可奈何，我的朋友对我真是很了解了，我站在我家的阳台上看了会小雨正想回进屋去继续打字，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其实刚才我忘记了电话也是我和外界的一种联系，但是我一般不接电话，很有点大亨大忙人的派头，由我们家保姆老太去接了，然后问清楚是谁来的电话，然后回头看我的表示，我视需要通话与否决定是摇手还是点头，我若摇手，保姆老太就对电话里的人说她不在，我若点头保姆老太就对电话里的人说你等一等，就是这样，所以我的一些打电话找我的朋友常常说，你们家的保姆老太真是很认真很负责，每次都要盘根问底查个水落石出才肯去叫你听电话，我说那是我们保姆老太真是我的贴心人呢，其实也不止是我们家保姆老太对我贴心，就连我们家电话总机上的话务员对我也是格外的关照，有时候她们愿意代我传话，倘若来电话的时间很晚了，她们会帮挡驾，她们会告诉电话里的人说我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不会弄得更深半夜不睡觉，我觉得我常常被众人的关心包围着，我常常为此很感动，电话铃已经响了一会，我看到保姆老太要去接电话，我说我来接吧，电话是一个朋友打来的，他说摇了半天你才过来接，又在敲字了吧，我说是，我说我除了打字又能怎么样呢，他就跟我开玩笑，他说哪能这样呢，你真的把写作当成你生命中的惟一的乐趣和痛苦吗，我说是呀，别的还有什么乐趣和痛苦呢，他笑起来，说生命应该是多色彩多声部的，我说你的话很深刻哲理，他又笑一下，说晓剑来了，晚上请你吃饭，五点半来接你，老规矩，我听到晓剑这个名字，心里就涌起一股歉疚之意，大约在一年前我受朋友之托，去给乡镇企业家晓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散文一篇报告文学，分别发表在报纸和刊物上，从此以后，晓剑每次到城里来都要请我吃饭，并且带一些乡镇企业的产品送给我，起初几次我还觉得受之无愧，



后来次数很多了，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其实我给晓剑写文章完全不是尽心尽力的，我只是为了应付朋友的委托，胡乱写了一下，比起我写小说所花的力气，我真是惭愧得说不出什么来，我虽然在文章中把晓剑捧得很高，但是我知道那完全是出于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扪心自问，实际上我对晓剑根本是不怎么了解的，我只是走马观花看了一下他的企业，我用一小时时间很随便地听晓剑说了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听起来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我仔细回想过，我发现我并不知道晓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是这样以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给晓剑写了文章，但是文章登出来以后，对晓剑的事业确实是大有帮助，所以我知道晓剑很感激我那也是理所当然，我放下电话，就坐到我的电脑前去，我努力甩开脑子里的各种各样的念头，我安心打字，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我的这种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写作状态的本领连我自己都很得意，我曾经在一篇谈写作习惯和写作态度的小文章里说过我儿子小时候爬在我的肩上我还照样写我的文章，这是真的，但是在得意之余我又不免有些沮丧的感觉，我忽然想到这种状态很可能就是一种麻木状态，我知道颈椎病使我的双臂麻木，但我不知道颈椎病是不是也使人的大脑麻木，我这一天的创作速度和往常一样的快，因此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在我关闭电脑的时候，我心情愉快。

我用洗面奶洗了脸，涂脂抹粉一番，差不多就到了五点半，这时候我听见楼下有汽车喇叭声，我下去一看果然是晓剑的车子，我的朋友已经坐在车里了，晓剑下车迎接我，我照例地说着不好意思之类的话，晓剑照例地说着有什么不好意思，都是朋友之类的话，我上了晓剑的车，我们一起往城里最高档的酒家去，我听说那酒家新近推出一席药膳，很有讲究，也很受欢迎，像晓剑这样的企业家，他赶一赶潮流这是无可非议的。果然不出我所料，晓剑定的就是药膳，进入单间，服务小姐就送上菜单，一看果然每一道菜都以中药命名，让人嘴里很不自觉地涌起一股苦涩味，席间进来了一位老

先生，真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他自我介绍姓陈，叫青萍，是一位老中医，这药膳是他参与一起设想一起推出的，特来听听吃客的反应，这样我们大家都和陈老先生谈上了话，陈先生算不上很健谈，但是听他说话，每一句每一个字好像里面都有着很浓郁的文化气味，在我们这座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小城，这样的老先生是不少见的，我听着陈先生充满智慧和知识的谈吐，我突然就想起一事情，我想起一位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写作，关心着我的写作是不是进步的编辑老师提醒过我的一件事，老师对我说，你应该看些医书，中医方面的，哪怕看些中医的药方也是好的，甚至你可以自己试着去采集中草药，自己配方，自己煎药，自己尝试，对你会有帮助，我听老师这样说的时候，我点着头，我想很可能是一种心悦诚服的样子，但是我的心底里也许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中医中药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突然地就有了一些悟性，我想我如果能和这位老中医谈谈说说，我也许真的会有些收获呢，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和老中医说话，我问陈先生贵府在什么地方，我很想前去拜访，陈先生说免贵免贵，就在城西南角某某小街，我想这地方离我的家很近，是不是命中注定我要和老中医有一番交往呢，陈先生和大家说了一些药膳的益处，又说了些关于中医中药的道理，就告辞了，晓剑笑着说，现在的饭店想办法赚钱真是别出心裁，我们都说是，吃过饭，由晓剑带着我们一伙人到卡拉 OK 唱了几曲，再由晓剑的车子把大家送到家，这一天就算结束了，我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跟着保姆老太睡了，我丈夫正在和朋友聊天，屋子里云雾袅绕，我和客人点头招呼一下，就算是意思到了，我洗了脸洗了脚就上床睡觉，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使我养成了不能熬夜的坏习惯，许多人都认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应该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创作的，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我有时候我为自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作家而感到悲哀，我在床上辗转一会，心里想着老中医的事情，我想象老中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后来我就心平气和地睡

着了，入睡这么顺利，我不知道这 and 老中医有没有关系。

第二天早晨我醒得很早，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也许我和老中医真的有什么必然或者是偶然的联系呢，平时早晨我一般都醒不来，不管家里和外面的声音有多么大，小孩子上学，丈夫上班，保姆老太做家里的许多事情，楼下菜场的嘈杂，都不能把我从梦中吵醒，可是今天我却早早地醒了，我起来的时候，我丈夫也刚刚在刷牙，他看我起来，很奇怪，问是不是今天有什么活动，我说今天没有什么活动，他说我知道了你要开始早锻炼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终于露出一些得意之色，因为他曾经长年累月劝导我要锻炼身体，要早起，但是我很少接受他的建议，只有在心血来潮的时候才肯早早地起来出去跑几步，做做广播体操之类，可惜的是我一年中心血来潮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我丈夫渐渐地已经失去了劝导我的耐心和信心，现在突然发现我早起并且精神抖擞得很，他一定很得意，可是我告诉他我并不是起来锻炼的，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我丈夫也没有很失望，他按部就班地拿了牛奶，买了点心，做了他早晨该做的事情，吃过早饭他就上班去，我儿子早晨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起来得迟，一跳下床就赶着要往学校去，虽然我儿子对学习没有很大的兴趣，学习成绩也不很理想，但就他从来不肯迟到早退，这对我来说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吧，该走的人都走了，保姆老太也对我的早起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解，她说你是不是要开会，我说我不开会。我说我要出去转转，保姆老太很认真很地道地问我到哪里去，我想她决不是有意要监视我的行动，她只是想在有电话来找我的时候可以告诉人家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去看一个老中医，保姆老太点点头，说，你早应该去看看医生，我知道保姆老太有些误会，我想是不是有必要向她解释一下我不是去看病，我只是去看看老中医，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大可不必多此一举解释什么，因为我如果说是去看老中医，等于说我是去看病，老中医总是和病连在一起的，就是这样。我出门就往老中医家的方向，这一



天时间比较早，菜市场虽然已不如早晨那样热闹，但是还没有下市，一些不急着想去上班的人很有耐心地寻找落市时的便宜货，我碰到一个熟人，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看到我，她好像吃了一惊，愣了一会才和我点头打招呼，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吃惊，我想了想，大概她在平时早晨很少见到我吧，她问我这么早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到老中医家去好像没有必要弄得人人都知道，但是既然她问了我，我又不能不回答，也不能说谎，所以我只好照直说，我说过以后，我的邻居朝我看看，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我还好，没有什么大病，她说那是，看看中医，吃几帖通血脉的中药也是好的，我想我的邻居看起来也通一点祖国的医学原理，我说是，我们就交叉而过。她继续买菜，我往陈青萍医生家去。

我在城西南角找到了那一条小街，在街口我打听了一下，路人告诉我，一直往里走，走到底，就是陈青萍医生的家，我一直往里走，一路上我感觉到有人朝我注意，我想大概是居委会的干部，他们对走进小街的每一个陌生人都会给予必要的注意，这一点也不奇怪，我慢慢地往前走，一路看着门牌号，后来我走到了街底，我果然看到有一座小院子，院子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陈氏内科”，我抬手敲门的时候，陈青萍医生家对门的一位老太太喊了我一声，她说：“喂。”

我吓了一跳，以为犯了什么规矩，我回头看着老太太，她正在门前的一张小竹椅上，一头白发，天下着小雨，老太太的白头发上披了一层细细的雨珠，显得很生动，但是我不知道她坐在小雨中做什么，她问我：“你看陈先生呀？”

我说是。

老太太认真地朝我看看，说：“你年纪也不大呀，你有病？”

我说：“我还好，我没有什麼大病。”

老太太慢慢地摇了摇头，还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能敲这门吗？”

老太太没有再说话。

我觉得老太太的神情多少有些古怪，但是我也没有往深里想，我觉得一个人活到像她这般的年纪，有点小小的古怪也是不足为奇的，我想我若是能活到她的这般年纪。还不知是个什么样子呢。

二

其实陈青萍医生的门并没有关上，虚掩着，我轻轻一推就推开了，这是一处典型的城市小居，一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有一口水井，还有一棵瓜子黄杨树，一字排开三间屋子坐北朝南，我站在门口，一眼就看清楚了这里的情形，我看出来陈先生家的人不多，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人独居的，不知这种预感有没有来由，我在院门口站了一会，没有人出来，小雨慢慢地也要把我的头发打湿了，我的头发是用发胶粘起来的，经不得雨水，我不能在雨中站很久，我喊了一声：“陈先生在家吗？”

屋子里有了声音，陈青萍医生走出来，朝我笑了一下，说：“你来啦，请进。”

我跟着陈先生走进院子，我环顾了一下，我说：“陈先生是一个人住？”

陈先生说：“是的。”

我觉得这很符合老中医的特点了，从走进陈先生的院子，我就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我想这也很符合老中医的特点。这一种特殊的气味使我想起多年以前的事情，多年以前我在乡下插队做农活的时候，曾经把腰做坏了，到处看也看不好，我的父母亲他们都很着急，到处托人打听，后来终于知道在我们这座小城的西北角落某一条小街上有一位推拿医生，治腰腿病，医术很高明，但是我们不知道医生的确切地址，只知道是在城西北的一个角落，我母亲就带着我在城西北的那一片地方到处寻找，我记得我母亲在那地

